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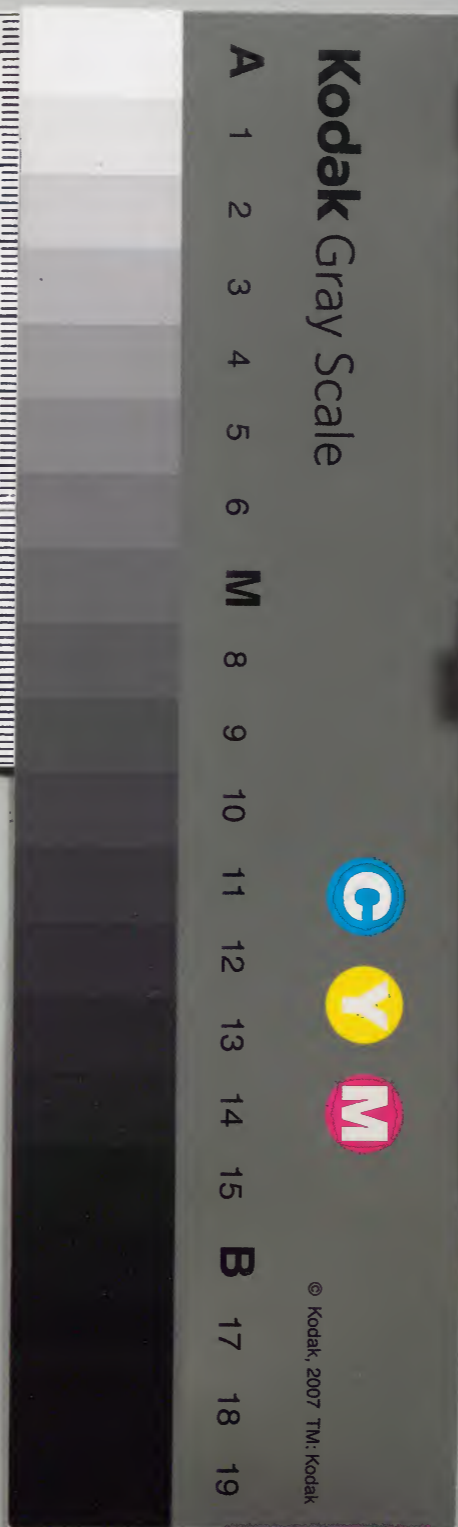
# 羣書治要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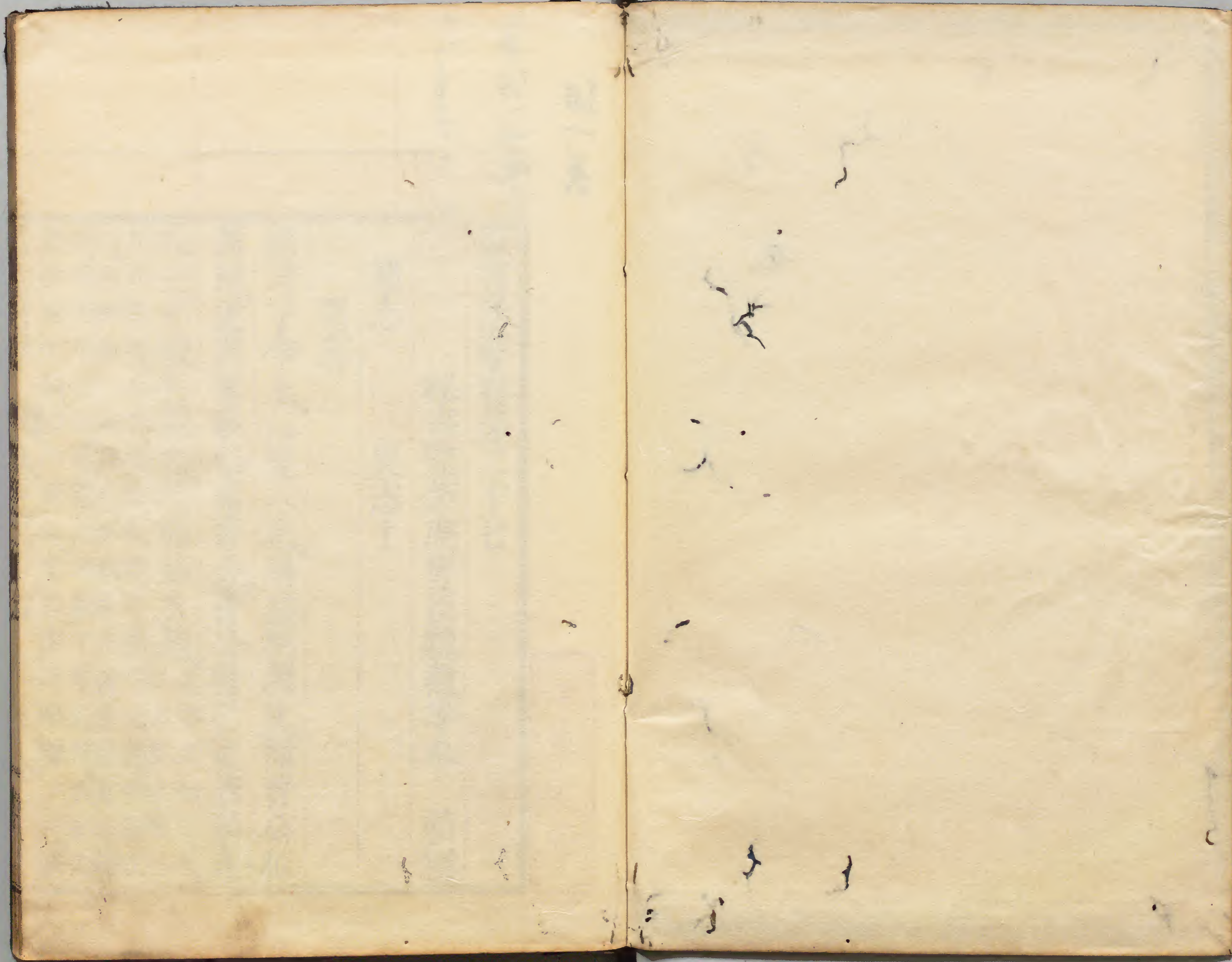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七	二	號
一	三	函	
六	架		
四	七		

內閣文庫			
五	七	三	號
四	七	冊	
九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24)
函號	297 25









淺草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荆洲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荆洲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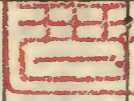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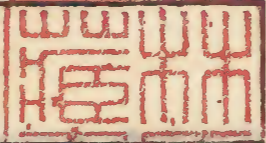
先主不復存錄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慙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二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  
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  
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  
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  
是以知曹操之不  
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  
人喜怒不形於色為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  
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眾去與曹公戰  
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  
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  
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  
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  
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  
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

諸葛

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  
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  
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  
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  
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  
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帥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舊無國  
 字補之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豈有今日之勞乎建誓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眾羽與張飛



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剗我剗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躄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慤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  
 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為亮主簿有忠盡之効故見哀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為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  
 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  
 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丞陳祇代允為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  
 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為府長史常  
 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  
 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剡牧劉璋召為主簿時  
 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  
 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為  
 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  
 城門堅守須劉璋替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  
 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  
 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  
 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  
 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為漢  
 武用虛罔之言

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  
 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

魏文帝謂權

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  
 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  
 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  
 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  
 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  
 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  
 而權獨否

舊無或  
 云至言  
 及二十  
 四字補  
 之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  
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  
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  
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  
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  
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  
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  
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

據疑請  
聽不字



倒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李漢輔

臣讚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

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

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

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



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



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  
 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  
 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  
 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  
 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  
 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  
 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  
 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

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死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矣、皓

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

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

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

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

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

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舊無濬  
受皓之  
降五字  
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  
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  
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  
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  
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  
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  
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  
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  
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  
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  
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  
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  
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



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



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踣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甚可仇

舊無騭  
黨神明  
四字補  
之

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弊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平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留賡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滌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舊編下  
有心字  
刪之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舊無有字補之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



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  
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  
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  
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  
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瑕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  
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  
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  
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  
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  
躒冠羣焯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  
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  
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  
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  
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  
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



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慤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觀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



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  
 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  
 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  
 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  
 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  
 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  
 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  
 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  
 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舊無殃  
 疫死喪  
 之災六  
 字補之

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温飽死則委  
 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  
 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  
 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嶮阻黨就  
 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  
 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  
 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  
 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  
 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



舊無復  
荒至大  
願十二  
字補之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問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